

灵性超越性^{*}

——神圣体知的基石

毕竞文 方 文

摘 要：谁能体知神圣？独断的“宗教性”话语有偏地推断它仅由宗教徒所独享。“灵性”的兴起，解构了宗教性的符号霸权。而内隐共享在宗教性和灵性背后的“灵性超越性”，为所有人类个体的神圣体知开启新路径。本文首先拆解宗教性和灵性之间的动态纠结，以凸显灵性超越性的根基地位。在系统评论灵性超越性的测量和实验操纵的卓越成就后，论文结论是“人人可成圣”，但脆弱性恒在！

关键词：灵性超越性 宗教性三角形模型 心理计量学 实验灵性心理学 大五人格模型 宗教残余

作 者：毕竞文，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方文，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导论：谁能体知神圣？

头顶上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法则，曾让西哲震撼不已；而举首三尺之上的神灵，也让先民满怀敬畏。尽管方言叙事有别，但它们都同样指称那超越凡俗世界的神圣世界的可能甚至必然性。若基于思想实验，可设想一种人类始祖的原初境况，在人类整体的经验、常识和直觉框架刚萌芽时的境况。我们的始祖，在处置可感物品的时候，有时腰酸背痛，躺在草地或沙砾中，注目头顶上的星空，还有遥远的天际。那是一片超出日常感知的不可感的神秘世界，亦即今人所言的超验的神圣世界。对不可感物的敬畏、好奇和思量，油然而生。^①

但在“宗教性”话语的笼罩下，涂尔干的圣俗两分，被武断误解为信徒－非信徒的区分。它推断只有不同种类的信徒才能体知神圣世界，而非信徒只能在经验界苟活。这种谬误，强化了信徒－非信徒以及不同种类的信徒之间的对立，也遮蔽了整全人性动词存在论和未完成性的内在品格。^②

在种系演化（phylogeny）进程中，道德感和敬畏感，远比宗教感起源更早。而就个体发生

^{*} 本文系 2022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当代中国宗教群体研究”（项目批准号为 22JJD190013）的阶段性成果。本文修改受惠于马梁英和蒋谦的建议。

^① 方文：《文化自觉之心》，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2 年，第 239－241 页。

^② 赵汀阳：《动词存在论与创造者视域》，《中国社会科学》2022 年第 8 期。

(ontogeny) 而论，刚诞生的生命，尽管跨文化普遍地都被论断真像其父亲以消除父权不确定性 (Uncertainty of Paternity/Cuckoldry)，但事实是他/她既不像其父，也不像其母，只能确信他/她是珍贵的人类小生命，而不是非人。人首先成“人”，然后才是中国人或外国人，黄皮肤或黑白皮肤，非信徒或宗教徒。而在社会发生 (social genesis) 中，基于社会化和文化化过程，个体终身在习得和领悟超越信徒－非信徒分界的习俗和行为准则体系。

谚语有云：人一思考，神就发笑。这“人”不仅仅是非信徒，也应该包括不同类别的信徒。神在笑，但受纯然好奇心的驱使，人还总想探究和体知神圣世界，渴望逼近和触碰永恒和终极价值。贝格尔的《天使的传言》，雄辩论证了在除魅的凡俗世界中，人倚靠秩序感、游戏、幽默、期盼甚至咒诅等洞悉神意，并且致敬超自然神力。而在信徒和非信徒神圣体知 (embodied cognition of the sacred) 的比较研究中，我们初步揭示了信徒和非信徒的神圣体知或神圣具身性具有重叠共识。他们都假借感知体验、社会共感 (common-senses) 和文化符码 (cultural icons) 来体知和感悟神圣。

无论是思想实验，还是演化事实，加上常识共感和小实证研究，尽管还没有完备论证，但都指示一个基本事实：涵括信徒和非信徒的所有人类个体，无论古今中外，都有神圣体知的潜能。但理论难题仍然留存：人人神圣体知的内隐机制或条件何在？如何滋养或培育而不是钳制甚至摧毁这种珍贵品质？本文将援引当代宗教－灵性的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资源，批判性拆解宗教性和灵性之间的动态纠缠，以灵性超越性为核心，来解蔽神圣体知的奥秘，为人人成圣铸就新方案。

二、灵性超越性：宗教性－灵性的共享品格

关涉神圣体知的学问，除却安乐椅式的沉思和在地智慧的捕获挖掘，主体是宗教和灵性的社会学和心理学。当代前沿论争之一亦即灵性 (spirituality) 和宗教性 (religiosity) 之间的动态纠结。^①

(一) 灵性对宗教性：宗教社会学的理智挣扎

在承认超自然的现象、神力及其担当者之外，宗教社会学的核心论题是所谓的 3Bs 问题：信仰 (belief)、行为 (behavior) 和归属 (belonging)。内在的虔敬信仰、外在可见的敬拜行为，加上明晰的宗教归属，亦即宗教性的完美标准，同时也是完备宗教与准宗教、半宗教和伪宗教的分界标准。

但在宗教世俗化和私人化背景下，多种宗教实践和形态涌现。有论者试图捕捉宗教新态势。如卢克曼的“无形宗教论”，达薇的“信仰但不归属” (believing without belonging) 模式。但这些理智探险隔靴搔痒，缺失文化自觉之心，依然留存诸多未解疑难。第一，这些探索专注于体制化的犹太－基督宗教 (the Judeo-Christian Religions)，有意无意地泄露了犹太－基督宗教中心主义的傲慢和自大。第二，对体制化宗教以及信仰－行为－归属合一的宗教群体的研究，遮蔽了多元的信仰样态和灵性实践。第三，宏大的宗教变迁和转型的社会事实也被漠视。^② 第四，研究焦点主要是宗教性和它变量间的相关联结，而无力关注或漠

① 也有论者译为精神性，具体可参考梁恒豪：《西方精神性概念的发展、应用及与中国处境的关联》，《世界宗教研究》2015 年第 6 期。

② 罗杰尔·芬克、罗德尼·斯达克：《信仰的法则》，杨凤岗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年；Gorski, P. S., Historicizing the secularization debate: Church, state, and society in late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Europe, CA. 1300 - 1700.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65, 2000, pp. 138 - 167.

视内隐机制。

若以 3Bs 作为三角形之角，七种宗教模式可推演出来（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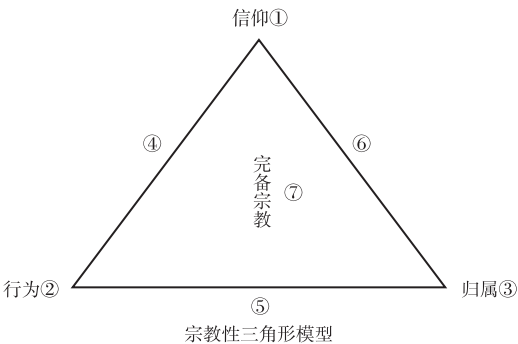


图 1 宗教性三角形模型

- 第一种：只有内在信仰，如孤独的宗教游牧者；
- 第二种：只有外在的敬拜行为，如临时抱佛脚的宗教功利者，巫术或民间宗教；
- 第三种：只有明晰的宗教归属，如名义信徒；
- 第四种：叠加内在虔敬和外在敬拜，如“无形宗教”；
- 第五种：叠加外在敬拜和明晰归属，如公民宗教或祖先崇拜；
- 第六种：叠加内在虔敬和明晰归属，如散居的宗教徒或宗教压迫的受害者；
- 第七种：信仰－行为－归属合一的完备宗教，如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

值得强调的，这七种状态式的宗教性模型在人群中的统计分布，叠加生命历程中的转换模式及其动力学，仍然是未开拓的荒芜之地。

与第七种高度吻合但不承认超自然神力的，也在当代社会如水银泄地。这就是威力强大的伪宗教如权力－资本崇拜。

有皈依和改教，就必然存在去皈依。有人曾经是信徒但现在不信了，成为宗教残余者或前信徒。系统地比较信徒、非信徒和前信徒群体，研究发现后者在宗教去认同（religious deidentification）后仍然保留强劲的神圣认知、情感和行为，亦即宗教残余（religious residue）。其内隐机制为确信增强表演模式（Credibility Enhancing Displays, CREDs）。^①

明显地，正统宗教性的智识框架无力应对这多元的宗教现象和宗教实践。

而在宗教视域之外，个人的养身及养心实践，也在丰富心灵锤炼和触碰神圣的道路。由此灵性就成为新解释资源，但也引发灵性与宗教性之替代或共生的口水战。多项重要的经验研究试图剥离宗教性和灵性之间非此即彼的二元区分，把它们处置为可能有关但相互独立的构念。^② 融通非洲的多元宗教与灵性实践，肯尼亚学者塞尔梵姆构造了一个妥帖的模型即灵性－宗教性多维矩阵（见图 2）。当然作为操作化界定可去繁就简，完备宗教性可简化为基于制度化体制的对神圣的追求，而灵性则是个体自主性的神圣追求，这里的神圣既包括诸神，也指涉超自然、超验、无限、永恒、终极存在或终极关怀等一组家族相似构念。

① Van Tongeren et al, Religious residue: Cross-cultural evidence that religious psychology and behavior persist following deidentifica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 24, No. 2, 2021, pp. 484 – 503.

② Ammerman, N. T, Spiritual but not religious? Beyond binary choices in the study of religion. *Journal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 Vol. 52, No. 2, 2013, pp. 258 – 278; Zinnbauer, B. J et al, Religion and Spirituality: Unfuzzifying the Fuzzy. *Journal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 Vol. 336, No. 4, 1997, pp. 549 – 564.

高 灵 性	属灵而非宗教 探索型灵性 神圣或世俗意义的追寻	宗教性灵性 内在宗教 神圣或世俗意义的追寻
	非宗教非灵性 世俗世界观 不关注意义追寻	外在宗教 没有“意义”的意义追寻
低 灵 性	低宗教	高宗教

图 2 灵性－宗教性多维矩阵^①

（二）灵性对宗教性：宗教和灵性心理学的学科制度化

宗教精英和心理学家，为争夺心灵解释权和话语权，竞争和冲突不断。就宗教精英而言，他们一直抗拒甚至蔑视对心灵的实证研究；而对心理学家而言，他们也一直使自身尽可能地远离宗教，也一直逃避对宗教进行系统探究。与其他领域的学者相比，心理学家，更少可能卷入宗教。^② 在这种情势下，宗教心理学尤其是宗教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几近荒芜，便在情理之中。当然这种论断并没有忽视学科史的基本事实：心理学的奠基者，在 20 世纪初就开始关注宗教心理和行为，如威廉·詹姆斯有关宗教经验的研究，斯塔伯克有关皈依的研究，弗洛伊德有关图腾和禁忌的研究，以及皮亚杰有关宗教心态的研究。尽管如此，这些心理学的奠基者，和社会学的奠基者迥然有别。宗教论题不是焦点核心，只是其研究剩余物。他们只是出乎个人兴趣和爱好，也没有与之匹配的学科制度的支撑。

这种荒芜态势到 1960 年代开始逆转。累积增长的证据表明，个体和群体内在的信念、态度和价值观，对个体和群体的行为产生显著影响。有关吸食毒品、婚外性行为、精神治疗和精神健康等问题的研究表明，宗教性（religiousness），作为态度—行为因果链节中的内隐变量，若隐若现，无法漠视。而宗教信徒，和非宗教信徒相比较而言，其内化的宗教信念、态度和价值观，是其行为基本的解释或预测变量。这些研究的自然结果，是激发社会心理学家开始逐渐承认和正视宗教态度和宗教信念作为社会心理变量的重要意义。宗教心理学的主体——宗教社会心理学的研究热情开始复苏。^③

具有学科制度史路标意义的有这些史实：1961 年宗教科学研究学会（the Society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开始出版《宗教科学研究杂志》（*Journal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在 1976 年，美国心理学会（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APA）创立宗教心理学分会（Division 36 Psychology of Religion）；在 1988 年，《心理学年评》（*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终于第一次有宗教心理学的进展评论，在 2003 年有了第二次系统评论。2008 年宗教心理学分会创办学刊《宗教与灵性心理学》（*Psychology of Religion and Spirituality*），2011 年正式更名为宗教和灵性心理学学会（The Society for the Psychology of Religion and Spirituality）。由此宗教心理学脱胎换骨，转型为宗教与灵性心理学。在最近的二十年里，宗教与灵性心理学迈入其成熟期。其学科制度的显著标志为三个不同版本的研究手册的出版。它们依次为《宗教和灵性

① Selvam, S. G., Towards religious- spirituality: A multidimensional matrix of religion and spirituality,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religions and Ideologies*, Vol. 12, 2013, pp. 129 – 152.

② 罗杰尔·芬克、罗德尼·斯达克：《信仰的法则》，杨凤岗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年，第 66 页。

③ 蒋谦、方文：《当代宗教与灵性心理学学科制度图景》，《世界宗教文化》2022 年第 5 期。

心理学手册》（2005 年第 1 版；2014 年第 2 版）（*Handbook of the Psychology of Religion and Spirituality*）（Paloutzian&Park, 2014），2013 年的《美国心理学会宗教和灵性心理学手册》（*APA Handbook of Psychology, Religion, and Spirituality*）（Pargament, 2013）以及《牛津心理学和灵性手册》（2012 年第 1 版；2024 年第 2 版）（*The Oxford Handbook of Psychology and Spirituality*）。^①

在《神圣研究 60 年》的论文中，戴维斯等系统审计宗教和灵性心理学的研究积累、理论进展和未来论题。^② 他们自豪地宣称宗教和灵性心理学在 1962 – 2022 这 60 年间已经为人类智识整体和人类福祉贡献良多。

而就我们的视角而论，在艰难的学科制度化进程中，灵性作为独立构念，也终于戳穿宗教性话语的霸权帷幕，登堂入室，为信徒和非信徒的神圣体知和超越性追寻开拓新道路。

（三）灵性超越性：疗愈宗教性 – 灵性纠结之殇

灵性，虽然与宗教性共享了神圣品质，但更绵柔灵便，能超脱宗教体制的僵化固执。而马斯洛则为包括灵性与宗教性在内的人性特征灌注了无法剔除的超越性品质。涂尔干的集体欢腾，为凡俗世界的神圣性洞开机缘，其奥秘是特定的时空隔离和人群共在（co-presence）。而马斯洛在力图完善人类动机层级论模型时，他开始系统检讨制度化宗教和人性潜能。马斯洛雄辩地论证，^③ 真正的“神圣”并不在天堂或地狱，或被体制化宗教所垄断，而是栖身于在凡俗中。

“和尚”能自我实现吗？马斯洛在其动机论框架内如此追问。佛教所倡导的“涅槃重生”，依他辨析，只是将生命武断地切割为二元对立的神圣与世俗，人为堆砌了存在性认知和匮乏性认知之间的高墙，错失了“高峰体验”的普遍性。^④ 神圣与世俗，实际上是合体交融；而高峰体验也并非只是宗教中的恩宠。它可以结合科学和美学，促进自我实现。马斯洛由此洞悉了人性本性中不可剥离的超越性。体验超越性，常伴随敬畏和天人合一的存在感，自我、无我和非我共融。马斯洛称之为“日常神圣”（Ordinary sacred）。^⑤

由此，宗教性和灵性所共享的神圣因子，补充不可剥离的人性中的超越性动机，催生了灵性超越性（spiritual transcendence）。灵性超越性，依托神圣感（numinosity），是个体与其所感知的神圣事物建立内在联系的过程。个体确信存在比小我更伟岸、更高洁的力量或精神实体，它值得致力追寻试错。^⑥ 进一步，面对凡俗生活的琐碎，与灵性超越性关联的敬畏感，在自我体验的渺小之外，假借自我超越，也在追寻本真我（authentic self）的妙义。^⑦

二、度量灵性超越性：心理计量学范式

人格和社会心理学的奠基者期许把学科锻造为硬科学。核心变量集的高信效度测量和严谨的实验操纵，是学科基本使命和基本条件。在对宗教性和灵性测量长时间的摸索探究后，灵性超越性，也在试错中，被精确测量和实验操纵。

① Miller, L. J.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sychology and spirituality* (2nd ed.)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4.

② Davis, E. B, Sixty years of studying the Sacred: Auditing and advancing the Psychology of Religion and Spirituality, *Psychology of Religion and Spirituality*, Vol. 16, No. 1, 2024, pp. 7 – 19.

③ 亚伯拉罕·马斯洛：《动机与人格》，许金声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年；Maslow, A. H: *Religions, values, and peak-experiences*.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94.

④ Maslow, A. H: *Religions, values, and peak-experiences*.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94, p. 42.

⑤ Maslow, A. H, Various meanings of transcendence. *Journal of Transpersonal Psychology*, Vol. 1, No. 1, pp. 56 – 66.

⑥ Harris, K. A et al. , Faith concepts in psychology: Three 30-year definitional content analyses. *Psychology of Religion and Spirituality*, Vol. 10, No. 1, 1969, p. 1.

⑦ Jiang, T. (姜 佟 琳) & Sedikides, C, Awe motivates authentic-self pursuit via self-transcendence: Implications for prosocialit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 121, No. 4, 2021, pp. 702 – 720.

（一）宗教性－灵性的心理计量学

由心理计量学范式所主宰的宗教社会心理学研究，可纳入三类范畴：宗教性和灵性的测量，它们作为因变量，以及它们作为自变量。^① 以犹太－基督宗教为对象，经典心理计量学范式关注宗教态度、宗教信念和宗教行为的精准测量。这期间的典范研究当属格洛克^②有关宗教性的多维度测量（multi-dimensional measures of religiosity），以及奥尔波特和罗丝^③有关个人宗教定向的内在外在性测量。^④

有大量的经验研究关注宗教信念和宗教行为的前因（antecedents）以及产生宗教行为的种种社会心理过程。在这一类研究中，宗教变量作为因变量。社会语境因素如父母态度、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教育程度，和个人特质如性别、年龄、族群（ethnicity）以及人格特征等，对于宗教活动如皈依、神秘体验的影响，受到细致的探讨。

宗教变量也可作为自变量。宗教态度和宗教行为对于个体和群体在其他领域中的心理和行为的影响，也有系统探究。宗教变量，被发现对吸食毒品、婚外性行为、精神治疗和精神健康、偏见和歧视、亲社会行为和社会认知及认同等主题，都有实质性的影响。

当心理计量学范式长时间占据霸权地位时，它也必然激发其竞争范式的孕育。这种竞争范式被称之为“多水平的跨学科研究范式”（multilevel interdisciplinary paradigm），^⑤ 或者是“多水平和多效价的跨学科研究范式”（multilevel and multivalent interdisciplinary paradigm）。^⑥ 这里的多效价（multivalent）意旨宗教性和灵性同时禀赋建设性和毁灭性功能。

宗教和灵性心理学的基础研究，也相伴相随地被灌注到社会心理问题定向的实践中，至今已累积了丰盛而强健的宗教和灵性的应用心理学。若以 2014 年第二版《宗教和灵性心理学手册》为例，其第五编专门奉献给宗教和灵性的应用领域。所涉议题有健康和心理健康、压力应对、正念觉知（Mindfulness Awareness）、心理治疗、工作场所的灵性训练和宗教恐怖主义。^⑦

而在两卷本共 1449 页篇幅的《美国心理学会宗教和灵性心理学手册》中，其独立的第二卷专门奉献给宗教和灵性的应用心理学。^⑧ 所涉议题更为广博而深厚。其第一部分专注宗教和灵性心理学在实践中的价值和伦理，以及健康和不健康的灵性模式。紧随其后的第二部分则系统评论在临床咨询和治疗的诸多理论视角中导入宗教和灵性资源的独特价值，无论在心理动力学传统、荣格传统、认知－行为视角、家庭系统视角，还是在正念觉知以及教牧咨询（Pastoral Counseling）中。第三部分则聚焦宗教和灵性所能应用的特定问题，如抑郁和焦虑、心理失调、疾病和慢性病、物质成瘾、饮食失调、性创伤、宗教暴力、偏见和歧视等。宗教和灵性资源近乎被灌注到临床心理学和应用社会心理学的所有议题中。第四部分专注宗教和灵性资源所应用的社会语境。它几乎涵括所有重要的社会机构，如宗教机构、健康系统、罪犯改造场所、军队场景、教育语境、工作场所和普通社区。第五部分展望临床灵性心理学的研究生培养和训练以及灵性干

① 方文：《文化自觉之心》，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2 年，第 71 页。

② Glock, C. Y., On the study of religious commitment, *Religious Education*, Vol. 57, No. 4, 1962, pp. 98 – 110.

③ Allport, G. W. and Ross, J. M., Personal religious orientation and prejudic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 5, No. 4, 1967, p. 432.

④ Gorsuch, R. L., Psychology of religion.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Vol. 39, 1988, p. 201.

⑤ Emmons, R. A. and Paloutzian, R. F. The psychology of religion.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No. 54, 2003, pp. 377 – 402.

⑥ Pargament, K. I. (Ed.): *APA handbook of psychology, religion, and spirituality*.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2013, Vol. 1, pp. 3 – 20.

⑦ Paloutzian, R. F. and Park, C. L. (Eds.): *Handbook of the psychology of religion and spirituality (2nd ed.)*.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2014, Part V.

⑧ Pargament, K. I. (Ed.): *APA handbook of psychology, religion, and spirituality*.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2013, Vol. 2, pp. 741 – 1449.

预的评估。

（二）灵性超越性作为人格特质

人格研究试图描绘人人之间内在稳定的心理特征和行为模式的差异。其宏伟目标有二。其一是力图构造类型学或特质论模型来定位人人之间的差异；其二为每个个体的心理和行为模式的跨情景甚至跨时空的相对稳定性提供辩护。当代主宰的人格模型是“大五人格模型”（the Five-Factor Model of Personality）。五因子或五维度分别是开放性（openness to experience）、尽责性（conscientiousness）、外倾性（extraversion）、宜人性（agreeableness）和神经质（neuroticism），所以也被称“人格海洋模型”（OCEAN Model）。^① 每个个体在五维度上的量表得分集，就构成自身独一无二的人格剖面图。其间奥秘是普世性和独一性之间的辩证法：每个个体的独一性，只能假借普世性的人格维度才得以证成，或者特殊性只能假借普遍性才得以证成。而这常识睿智，在论辩中，至今仍然被漠视甚至无感。

但人格研究者不关心宗教性和灵性研究，无论是社会学的还是心理学的。他们无法想象宗教性或灵性作为特定人群社会化或文化化的成就，会攸关人格特质；而宗教和灵性心理学者自身沉浸在对目标构念更精确的测量中。他们彼此隔膜。在对宗教性和灵性长达 40 年的测量试错中，灵性超越性是否是人格构念以及如何测量，就是脑洞大开的神机妙想。

在人格研究和宗教灵性心理学的学科交叉处，皮埃蒙特原创性地决断灵性是一种超越取向的人格特质，并且能精确度量。^② 他得试错两个目标。首先是验证灵性超越性是否可以作为独立的人格维度，然后证明它具有显著的增量效度（incremental validity）。禀赋严谨的心理计量学程序，他推演超越性作为所有个体的内在动机，激发个体与某种神圣或更伟岸整体的连接过程。超越性不仅调节自我与他人的互动，还包含对矛盾的容忍、非评判性态度、存在主义倾向以及感恩等成分。在他看来，超越性具有情绪双重性特征。当个体体验到超越性时，他们不仅感受到积极的情感，如感激和满足，也可能经历孤独、超然等负面状态。尽管超越性的一些特征与大五人格特质中的外向性、开放性、宜人性有相似之处，但那些负面特质都是大五人格特质中没有测量的部分。因此，灵性超越性并不能简单地归入大五人格维度之中，而是一种独特的人格维度。

为了验证灵性超越性确实是一种独立人格维度，皮埃蒙特采用了大五人格量表进行增量效度分析，并设置了以下验证标准：（1）低或零相关性：灵性维度要与大五人格特质之间低度相关或零相关，以确证其独立性；（2）因子加载：条目需加载到灵性超越性量表所对应的因子上，或与大五人格特质完全独立的因子上；（3）跨文化普遍性：因子结构能体现个体差异，适用于信徒和非信徒人群，还在不同文化中具有适用性；（4）独立的社会心理预测力：灵性维度具有独立的因果预测力，不受其他人格动机的影响；（5）避免宗教偏差：所有条目需经严格筛选，不得牵连具体神学立场和宗教语词（如“上帝”或“真主”）。这些策略确保了灵性超越性量表的科学性和文化普适性。最终，灵性超越性量表（Spiritual Transcendence Scale）有三维度 24 个测量条目。三维度是共通性（万物相连感）（Universality），祈愿达成（高峰体验式的欣喜和安宁）（Prayer fulfillment）和连带感（人人相连的责任感）（Connectedness）。

皮埃蒙特的奠基性贡献，解放了以灵性超越性为核心的实证研究。灵性超越性的人格维度，已得到跨文化研究的验证。^③ 后续研究探讨了灵性人格的影响因素、应对策略及多样化结果。通

① McCrae, R. R et al., Nature over nurture: Temperament, personality, and life span developmen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No. 78, 2000, pp. 173 – 186.

② Piedmont, R. L., Does spirituality represent the sixth factor of personality? Spiritual transcendence and the five - factor model. *Journal of Personality*, Vol. 67, No. 6, 1999, pp. 985 – 1013.

③ Rican, P. and Janosova, P., Spirituality as a basic aspect of personality: A cross-cultural verification of Piedmont's model.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the Psychology of Religion*, Vol. 20, No. 1, 2010, pp. 2 – 13.

过多层次的验证和筛选，灵性超越性被确证是人类内在动机的最高层次。^①

虽然灵性超越性量表有良好的信效度，但主要侧重于探索性的数据收集和初步验证。因此，为了更深入地理解和测量灵性超越性，皮埃蒙特在 2024 年开发了第二代量表即神圣动机量表（Numinous Motivations Inventory, NMI）。^② 它有三维度 22 个条目。三维度是不朽对非在/存在威胁（Infinitude vs. Nonbeing）、终极意义对混乱（Meaning vs. Chaos）、配得感对责难（Worthiness vs. Condemnation）。相较于第一代量表，NMI 更注重个体神圣性动机能力，减少了对哲思概念的依赖。它既能更好地捕捉个体灵性超越性的独特性，还能对相关社会心理变量有更为精准的预测。

通过对印度、中国和美国 5512 名参与者运用多种不同灵性测量工具进行的系统分析，研究者发现，虽然灵性超越性维度在每个文化区各不相同，但还是有跨文化一致的五维度，它们是圣爱（超越个体体验的神圣性）；统一性（万物相连感）；利他主义（超越自我的奉献和志愿精神）；内省实践（如冥想和瑜伽）；以及灵性反思与承诺（一种自我反省的生活方式）。^③ 但这些灵性维度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文化差异显著。如在印度和美国，灵性反思与承诺以及内省实践，与较高的心理健康正相关；而在中国，同样的灵性维度却与较高的心理健康负相关；在教育水平变量上，印度和中国的教育水平与灵性觉知（spiritual awareness）的维度之间正相关，即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群，其灵性觉知维度的得分也越高，但在美国则负相关。这表明不同国家的宗教氛围和管制格局可能是一个重要的调节变量。由此，灵性超越性的调节机制，还有待系统探讨。

（三）灵性超越性之情景展演

作为人格特质的灵性超越性如何与实际情景互动？这就关涉它在操作层面的展演或表达。灵性超越性的情景展演，通常会依赖量表三维度的实时测量得分。但这种策略有双重风险。第一是社会赞许性（social desirability）或研究者期望效应。研究参与者可能会表现得更为“虔诚”，以符合他们推断研究者所期待的行为模式。第二是“所答非所想”或“外显 - 内隐鸿沟”（explicit-implicit gap）。参与者所表达的并非其内心真实所想，即外显意识与内隐意识存在差异。因此“观察者评分”（Observer ratings）可以作为一个有用的外部补充信息。^④ 与自我报告数据类似，研究者会根据被评分者的年龄和性别进行标准化，并与相应的规范值进行比较。通过检查样本的整体平均值，可以判断该样本是否与规范群体在相同维度上的表现一致。评分差异的绝对值 T 值是作为评分者之间一致性的指标。差异越小表示一致性越高；T 分数差异达高 15 分或更多，则表明评分存在显著差异。^⑤ 还有其他统计方法如收敛效度和增量效度来判别量表信效度。

神圣动机量表，已经用于多项研究，如工作满意度、自我同情以及 SCL-90（焦虑、抑郁、强迫症状等）。结果显示，神圣动机三维度与社会心理健康指标之间均显著相关。其中，配得感维度最为突出，是关键预测因子；终极意义维度与工作满意度高相关，这表明职业参与的满意度与个体对自身存在价值的认知密切相关；而不朽维度则正向预测消极情绪状态，这意味着从永恒

① Greenway, A. P et al. , Religious coping strategies and spiritual transcendence. *Mental Health, Religion and Culture*, Vol. 10, No. 4, 2007, pp. 325 - 333; Piedmont, R. L. et al. , The empirical and conceptual value of the spiritual transcendence and religious involvement scales for personality research. *Psychology of Religion and Spirituality*, Vol. 1, No. 3, 2009, p. 162.

② Piedmont, R. L. , The Numinous Motivation Inventory: A second-generation measure of spirituality. In L. J. Miller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sychology and spirituality* (2nd ed.)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4, pp. 263 - 290.

③ McClintock et al. , Phenotypic Dimensions of Spirituality: Implications for Mental Health in China, Ind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Vol. 7, 2016, p. 1600.

④ Piedmont, R. L. , The Numinous Motivation Inventory: A second-generation measure of spirituality. In L. J. Miller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sychology and spirituality* (2nd ed.)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4, pp. 263 - 290.

⑤ Piedmont, R. L. , The Numinous Motivation Inventory: A second-generation measure of spirituality. In L. J. Miller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sychology and spirituality* (2nd ed.)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4, pp. 263 - 290.

角度观照生活可能给自我意识增添额外压力。^①

这些发现当然不能明确推断神圣动机和这些心理健康变量之间的因果逻辑。皮埃蒙特为此构想了三个结构方程模型进行拟合分析。模型 1 将神圣动机作为独立的直接预测因子；模型 2 把它视为大五人格特质效应；模型 3 把它视为大五人格特质与其他社会心理变量共同作用的结果。统计指标显示只有模型 1 达到了最佳拟合效果。^②

宗教和灵性心理学的应用研究已经成就卓著。但基于灵性超越性人格量表和神圣动机量表，灵性超越性构念在当代重大议题上的应用拓展还可粗略展望。在当代频发的武装冲突领域，武装人员在冲突之后常面临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这可能会让他们滋生严重的存在恐惧。正如高恐惧通常源自战士的职责行为与超越性之间的内在冲突，量表测量或许能够更精准地评估这些人群需求，并设计更具针对性的干预措施。在健康和医护领域，癌症患者在治疗过程中往往会极度无助，畏惧死亡也渴望求生。医护人员假借量表可能助推患者的超越性应对，重建其本体安全阀。而在灾难面前，事故幸存者常常悔恨并且对事件进行神圣归因。他们往往质疑为何自己活下来，而他人尤其是至亲则失了生命。量表测量也许可以辅助心理咨询师识别其独特需求，助力他们迈向创伤后成长（post traumatic growth, PTG.）。

三、启动灵性超越性：实验灵性心理学范式

禀赋卓越理论雄心的实验社会心理学者，超越量表或问卷依赖，基于严谨的实验设计，力图揭示宗教性和灵性变量与其他社会心理和行为变量之间的因果联结。

实验灵性心理学在实验程序和中层理论建构方面已经有重要的系列成就。就研究程序而言，奠基于启动程序（Priming Procedure）^③ 的死亡显著性启动（Priming of mortality salience）^④ 和宗教/灵性启动程序（Religious/spiritual Priming）已是典范实验程序。^⑤

在实验灵性心理学的浪潮中，与灵性超越性攸关的变量也被严谨操纵。以灵性超越性启动为典范实验程序，灵性超越性已经渗透在克己（自我调节资源）、复礼（提升道德判断和行为）和无惧（应对死亡焦虑）中。

（一）克己：助力自我调节

攸关灵性的自我调节，通常涉及情绪和行为的双重面向。情绪自我调节管控情绪和内在状态如超越体验（transcendental experiences）；而行为自我调节（behavioral self-regulation）则更多关注灵性资源抵制诱惑的增益功效。^⑥

① Piedmont, R. L., The Numinous Motivation Inventory: A second-generation measure of spirituality. In L. J. Miller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sychology and spirituality* (2nd 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4, pp. 263 – 290; Williamson, E et al., Spiritual coping within medical professions: A psychometric analysis of the Numinous Motivations Inventory short form. *Journal of Advanced Nursing*, Vol. 80, No. 3, 2024, pp. 1125 – 1136.

② Piedmont, R. L., The Numinous Motivation Inventory: A second-generation measure of spirituality. In L. J. Miller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sychology and spirituality* (2nd 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4, pp. 263 – 290.

③ Higgins, E. T et al., Category accessibility and impression formation.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Vol. 13, No. 2, 1977, pp. 141 – 154.

④ Greenberg, J et al. (Eds.): *Handbook of experimental existential psychology*.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2004.

⑤ 饶婷婷等：《宗教启动会使人更加道德吗？》，《心理科学进展》2019 年第 5 期；Shariff, A. F. and Norenzayan, A. God is watching you: Priming god concepts increases prosocial behavior in an anonymous economic gam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 18, No. 9, 2007, pp. 803 – 809; Shariff, A. F et al., Religious priming: A meta-analysis with a focus on prosociality.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Vol. 20, No. 1, 2016, pp. 27 – 48.

⑥ Aldwin, C. M et al., Differing pathways between religiousness, spirituality, and health: A self-regulation perspective. *Psychology of Religion and Spirituality*, Vol. 6, No. 1, 2014, p. 9.

自我调节研究中关涉灵性决策与行为，主要有认知神经科学和实验灵性心理学。认知神经科学的灵性超越性研究，聚焦于灵性情绪如自我超越感与健康之间的关系。已经发现灵性超越性对健康的影响主要通过个体的情绪调节来介导，进而影响生理过程。这一过程是经过下丘脑－垂体－肾上腺（HPA）轴到交感肾上腺髓质（SAM）轴，这些轴在应激反应中起着关键作用，从而改善情绪状态，减轻应激反应，促进整体健康。^①

实验灵性心理学则更侧重于灵性超越性对行为调节能力的影响。在一项灵性超越性启动实验中，研究者采用自我耗竭任务（self-depletion）进行实验操纵。结果表明灵性超越性启动组，相对于中性启动组，可以缓冲自我耗竭效应，并激励个体发挥意志力，减轻有效自我调节所需的心理负担。^② 它表明灵性超越性可能通过增强个体的心理韧性（psychological resilience）和内在动机（intrinsic motivation），从而提升自我调节能力。后续研究表明灵性超越性对行为调节的影响机制更为复杂。灵性超越性不仅通过缓冲自我耗竭来增强自我调节能力，还可能通过提升意义感（sense of meaning）和目标导向行为（goal-directed behavior）间接发挥作用。^③ 还有一项研究发现，灵性超越性启动能够显著增强个体对生命意义的感知，进而提高其在困难任务中的坚韧性和绩效。^④ 灵性超越性不仅能够缓解短期的自我耗竭，还能够通过赋予个体更高的意义感和目标感，促使他们在长期任务中保持更强的动机和毅力。在面对诱惑或短期利益时，灵性超越性启动组会更倾向于延迟满足，而非即时满足。这表明，自我控制能力的提升可能与灵性超越性所激发的内在动机和意义感密切相关。

也有研究比较宗教与非宗教灵性启动。研究揭示宗教灵性启动与世俗超越性启动对认知功能存在差异化调节路径。宗教灵性启动组（如基督教祷告或佛教正念）会激活规范内化机制，显著强化特定领域的约束性自我调节能力；而世俗超越性启动组（如自然崇高体验）则通过解构认知边界，扩展认知灵活性（如问题解决正确率提高）。^⑤ 由此，不同灵性超越性系统通过特异性认知机制，实现对人类行为的差异化影响。进一步，高灵性人格的个体表现出更强的自控能力，更少的享乐主义倾向。^⑥

前述研究已经揭示灵性超越性与自我调节潜能之间的关联。但灵性超越性促进自我调节能力的具体机制仍然琐碎。^⑦ 未来研究方案要深究灵性超越性的不同类型及灵性超越性在不同人群中的异质性。

（二）复礼：滋养德性

道德心理学或者实验伦理学，关乎行为对错良善的判断和行动倾向。当代典范模型有海特的社会直觉主义模型（Social Intuitionist Model）和格林的双加工理论（Dual-Process Theory）。前者强调情感直觉对道德决策的支配作用，后者主张理性认知与直觉系统的动态博弈，两者皆可用来阐释宗教和灵性的信息加工机制。比对非宗教信息的加工，宗教信息加工更是即时性、自动化、启发式、认知节俭性及无意识（蒋谦 & 方文，2022；Shenhav et al.，2012）。^⑧ 现实道德判断往

① Aldwin, C. M et al., Differing pathways between religiousness, spirituality, and health: A self-regulation perspective. *Psychology of Religion and Spirituality*, Vol. 6, No. 1, 2014, p. 9.

② Rounding, K et al. Religion replenishes self-control. *Psychological Science*, Vol. 23, No. 6, 2012, pp. 635 – 642.

③ Van Tongeren et al., Prosociality enhances meaning in life. *The Journal of Positive Psychology*, Vol. 11, No. 3, 2016, pp. 225 – 236.

④ Van Tongeren et al., Forgiveness increases meaning in life. *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Personality Science*, Vol. 6, No. 47, 2015, p. 55.

⑤ Cohen, A. B et al., The accessibility of religious belief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Vol. 146, No. 8, 2017, pp. 1174 – 1196.

⑥ Schwartz, S. H. and Huismans, S., Value priorities and religiosity in four Western religions.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Vol. 58, No. 2, 1995, pp. 88 – 107.

⑦ McCullough, M. E and Willoughby, B. L., Religion, self-regulation, and self-control: Associations, explanations, and implication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Vol. 135, No. 1, 2009, p. 69.

⑧ 蒋谦、方文：《当代宗教与灵性心理学学科制度图景》，《世界宗教文化》2022年第5期；Shenhav, A et al., Divine intuition: cognitive style influences belief in God.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Vol. 141, No. 3, 2012, p. 423.

往受限于认知资源的匮乏与情感直觉的支配。它与自我控制及理性推理形成对抗，恰好构成现实道德困境的认知根源（马梁英，2024）。^①

实验伦理学脉络下的灵性超越性启动程序主要有四种：外显言语启动范式、内隐词语启动范式、阈下视觉启动范式和情境象征启动范式。^② 研究发现灵性超越性启动具有道德行为的情境增益效应。启动“天眼（Like a camera in the sky）”或“举首三尺有神明（God’s Eye View）”，实验发现思考神圣就会触发类似的社会认知过程，显著增强了参与者的道德行为倾向，如个体会提高亲社会行为，强化对道德规范的遵守。^③ 这在无人情境中尤为显著，印证了超自然监控假说的行为调控机制。这些研究发现虽验证了灵性超越性启动促进道德行为，但其内在机制仍面临双重解释之对抗。一重解释可能如超自然监控假说所言，它源自对“天眼”的隐喻性畏惧。另一重解释亦不能排除神圣符号启动通过自动化加工触发“神圣－道德”联结，继而经控制性加工进行自我说服。

基于情境象征启动范式的系列实验，揭示了道德违规行为会触发独特的心理补偿机制。当个体经历道德越轨（如实验操纵的欺骗任务）感受到道德亏欠（Moral Debt）时，他们会体验麦克白效应或“净化补偿效应”（Macbeth effect），即通过生理洁净来修复德性。当个体意识到自己违背了道德规范（如撒谎或作弊）时，就会产生“道德亏欠感”，进而通过清洁行为（如洗手）来缓解不适感，修复道德自我形象，且洗手时长与道德亏欠感强度呈显著正相关。^④ 后续研究发现，这种道德自我修复不仅重构自我道德认知，还会引发道德判断的投射性偏差。清洁后的个体倾向于对他人进行更苛刻的道德评价。这种“道德极化效应”在宗教语境中呈倍增趋势：当启动条件嵌入宗教符号时，参与者的道德严苛性评分显著增加（ $p < 0.01$ ）。^⑤

内隐词语启动范式与阈下视觉启动范式，更多关联宗教怀疑论或无神论。其作用机制依赖于延迟的、可控的认知加工系统。^⑥ 在道德伪善任务中，宗教启动组对自身过失表现出更强的自我宽恕倾向（通过教义中的“忏悔”合理化行为），而无神论启动组对自身与他人的过失评价更趋一致（调用认知控制抑制自我偏见）。^⑦ 这种分化可通过预测加工理论解释——大脑通过层级化认知模型预测感官信息，若预测与输入冲突（如道德矛盾），初级加工区接收高级模型的反馈修正（如宗教直觉的规范性约束），而预测误差信号则前向传递至高级脑区调整模型（如理性分析的动态优化）。这表明，不同认知体验主要与不同层级和精度的错误监控或冲突检测密切相关。^⑧

尽管这类研究长期受限于宗教语义框架，但灵性超越性可能为实验伦理学提供更具普适性的

① 马梁英：《伦理困境中的黄金法则何以可能》，《探索与争鸣》2024 年第 2 期。

② 饶婷婷等：《宗教启动会使人更加道德吗？》，《心理科学进展》2019 年第 5 期。

③ Shariff, A. F. and Norenzayan, A. God is watching you: Priming god concepts increases prosocial behavior in an anonymous economic gam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 18, No. 9, 2007, pp. 803 – 809; Gervais, V. M. and Norenzayan, A. Like a camera in the sky? Thinking about God increases public self-awareness and socially desirable responding.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Vol. 48, 2012, pp. 298 – 302.

④ Zhong, C. B.（钟晨波）and Liljenquist, K. Washing away your sins: Threatened morality and physical cleansing. *Science*, Vol. 313, No. 5792, 2006, pp. 1451 – 1452.

⑤ Zhong, C. B.（钟晨波）et al., A clean self can render harsh moral judgment.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Vol. 46, No. 5, 2010, pp. 859 – 862.

⑥ 蒋谦、方文：《当代宗教与灵性心理学学科制度图景》，《世界宗教文化》2022 年第 5 期；Gervais, V. M. and Norenzayan, A. Like a camera in the sky? Thinking about God increases public self-awareness and socially desirable responding.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Vol. 48, 2012, pp. 298 – 302.

⑦ Batson, C. D et al., Moral hypocrisy: Appearing moral to oneself without being so.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 77, No. 3, 1999, pp. 525 – 537.

⑧ Van Elk, Michiel, and André Aleman. Brain mechanisms in religion and spirituality: An integrative predictive processing framework. *Neuroscience & Biobehavioral Reviews*. Vol. 73, 2017, pp. 359 – 378.

解释框架。未来研究可依托多维实验范式深化推进：完善视觉启动，开发基于道德困境模拟的动态干预方案；目睹美德行为以引发超越动机；外显言语启动激活意义图式；内隐词语启动更精准测量道德洁净感。

（三）无惧：应对死亡焦虑

必死，或死亡无可逃避，是人类生命存在的基本事实，但同时相伴不死或永生的期盼。不同宗教体系把这生物学事实转化为必死只和肉身关联，而生命之不朽和永生则在天国或轮回中，只是原来肉身模样得要费神辨认。存在性焦虑和恐惧由此衍生：至少是肉身的衰败枯萎对永生不朽的期盼。

死亡只有一次，用不着时刻思量。或可忽视无视它，也可压抑它至潜意识里，更可锤炼灵性超越性进行恐惧管理。直面生老病死诸多苦痛的恐惧管理理论（Terror Management Theory, TMT），^① 或实验存在心理学，^② 在学科琐碎论题的沉沦中脱颖而出。其核心聚焦于人如何通过建立和维护心理防御机制来应对死亡恐惧。其基本理论图式可浓缩为三命题。命题1：自尊命题，即自尊缓冲焦虑。所谓自尊，亦即个体感受和体验自身在尘世间甚至宇宙间有独一无二的存在价值。过往的社会心理学的研究焦点把自尊当成因变量。自尊之前因以及如何培育自尊，支配了问题域的设定。格伦伯格他们，社会心理学方向博士刚毕业的初生牛犊，在1986年扭转了设问方式：人为何要培育和滋养良好的自我尊重？

凡俗琐碎而庸常的劳苦，遮蔽了必死的生物事实，除非遭遇明晰的死亡线索。向死而生者，比之浑浑噩噩者，身心可能全面转型。由此命题2死亡突显（Salience of mortality）得以构造。命题2也相伴典范实验程序即死亡显著性启动程序。凡俗苦痛，可找牙疼为例证，以对比死亡这种本体痛苦。死亡突显后，个体身心所有面向可能的重塑，就成为研究焦点。

宗教徒期盼死后永生（afterlife），而权贵梦想长生不老。但这些都不妨碍关键群体的生生不息。融入自身所属关键群体，并且内化其文化世界观，就被确立为命题3象征性不朽（symbolic immortality）。

从1986以来，格伦伯格他们每隔十年就系统总结一次恐惧管理理论在理论图式和经验研究方面的进展。^③ 而灵性超越性导入恐惧管理理论的研究，主要基于死亡突显命题，还没有系统触及自尊命题和象征不朽命题。这些研究可概括为两类：一是灵性超越性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个体对死亡突显的反应；二是灵性超越性是否能应对死亡焦虑。

第一类研究主要是比较宗教与非宗教形式的灵性超越性在个体行为上的差异。有研究发现在死亡显著性条件下，非宗教形式的灵性超越性能够抑制金钱行为，减少与地位相关的商品花费；而宗教形式的灵性超越性未显示出类似的抑制效果。^④ 而在老年群体对死亡和延长生命的态度上，宗教灵性超越性和非宗教灵性超越性也存在显著差异。老年宗教徒倾向于以顺其自然的心态正面接受死亡，以宗教信仰获得精神上的永生；而老年非信徒不但不轻易接受死亡，甚至对死亡

① Greenberg, J et al. 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a need for self-esteem: A terror management theory. *Public self and private self*. New York, NY: Springer New York, 1986, pp. 189 – 212.

② Greenberg, J et al. (Eds.): *Handbook of experimental existential psychology*.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2004.

③ Greenberg, J et al, Terror management theory of self-esteem and cultural worldviews: Empirical assessments and conceptual refinements.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Vol. 29, 1997, pp. 61 – 139; Pyszczynski et al, A dual-process model of defense against conscious and unconscious death-related thoughts: An extension of terror management theory. *Psychological review*, Vol. 113, No. 4, 2006, pp. 836 – 845; Pyszczynski et al, Thirty years of terror management theory: From genesis to revelation.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Vol. 52, 2015, pp. 1 – 70.

④ Żemajtł-Piotrowska and Piotrowski. Spiritual transcendence, mortality salience and consumer behaviors: Is spirituality really opposite to materialis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 & Behavior Analysis*, Vol. 2, No. 2, 2016, pp. 112 – 120.

持抗拒态度，希望通过医疗技术或其他手段尽可能延长健康寿命。^① 也有研究揭示特定的宗教灵性超越性，与自杀式殉教相关联，殉教者为了追求象征性不朽而自愿选择牺牲自己的生命。激活这种防御机制会显著提升个体对殉教同伴的支持度，并在自我报告中表达出投身殉教事业的愿望。^②

第二类研究预设灵性超越性作为一种内在动机，能够为个人提供额外的保护层，使他们在面对死亡时怀抱更深层次的意义和宽慰。经典恐惧管理理论也因此而调整。它原初并未明确区分宗教与非宗教形式的灵性超越性，而是推断宗教灵性是一种世界观，它为信徒提供了抵御死亡焦虑的心理防御机制。而新近研究表明，将宗教视为唯一形式的灵性超越来抵御死亡显著性是缺乏说服力的。当个体面对自身死亡时，激活的灵性超越性能够缓解死亡焦虑及其负面效果，^③ 如参与者表现出更多的利他行为，并且对攻击个人世界观的文章材料及其写作者的负面评价有所减少。而这些效果在宗教和非宗教形式之间的灵性超越性之间没有显著差异。这表明灵性超越性是一种普遍的心理缓冲机制，禀赋于所有个体的心智中。

四、结语：人人成圣的脆弱性

中西古今先哲，荆轮式地累积丰厚哲思和睿智，在持续叩问人性之善恶。他们力图解蔽人性之高贵与至恶之缘由。就人性的高贵和光彩面向而论，我们所凝练爬梳的灵性超越性也终于落地生根。它作为不可剥夺不可让渡的人格特征，栖身于每个个体的心灵深处，等待着被滋养和激活。它是每个个体体知和感悟神圣的潜能和条件，亦即人人成圣的潜能和条件。

但在人世间，所有的美妙都是脆弱的，一如《善的脆弱性》。^④ 恶之路千千万万条，而良善美德路如骆驼穿越针眼。灵性超越性所奠基的成圣之路，也荆棘重重，一触即碎。它面临人性恶不停息地侵蚀甚至吞噬。有至恶如贪欲、骄傲、虚荣和嫉妒，相随无处不在的平庸之恶。它还面临超人性的利维坦水银泻地似地围剿。而这利维坦已经演化为天罗地网似的强权－资本场。普遍之圣爱蜕变为市场上的锱铢必较或利益争斗。^⑤

人类语言中的期许、祈求和希望话语，承载着超越和飞升的渴望。灵性超越性必须被呵护和滋养，无论在体制层面还是在智识资源层面。在体制层面，包容性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乃是基本条件。^⑥ 而重构整体人类文明资源也是急迫之要务。就中华文明而论，灵性超越性之源，源远流长。灵性超越性的“神圣”之维，不仅体现在凡俗语境中，也是以心教和伦理教为代表的礼乐文明之因子。^⑦ 五维度“君子人格”模型也在触碰灵性超越性。^⑧ 人类物种至高无上的道德法则“黄金法则”，也有古典中文版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⑨

（责任编辑：夏德美）

① Cicirelli, V. G., Religious and nonreligious spirituality in relation to death acceptance or rejection. *Death Studies*, Vol. 35, No. 2, 2011, pp. 124 – 146.

② Pyszczynski et al., A dual-process model of defense against conscious and unconscious death-related thoughts: An extension of terror management theory. *Psychological review*, Vol. 113, No. 4, 2006, pp. 836 – 845.

③ Piotrowski, J. P et al. Spiritual transcendence as a buffer against death anxiety. *Current Psychology*, Vol. 39, No. 3, 2020, pp. 994 – 1000.

④ 玛莎·纳斯鲍姆：《善的脆弱性》，徐向东、陆萌译，译林出版社，2007 年。

⑤ 孙尚扬：《拒世之爱真的不可能吗？——贝拉解读韦伯论宗教与现代性之间的张力》，《世界宗教研究》2021 年第 3 期。

⑥ 德隆·阿西莫格鲁、詹姆斯·罗宾逊：《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李增刚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社，2024 年。

⑦ 曹金羽：《世俗的帷幕》，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2022 年博士论文；李向平：《神圣与神圣者中介——宗教社会学中国化的核心概念和基本命题》，《社会学研究》2024 年第 2 期。

⑧ 葛泉语等：《孔子思想中的君子人格：心理学测量的探索》，《心理学报》2021 年第 12 期。

⑨ 马梁英：《伦理困境中的黄金法则何以可能》，《探索与争鸣》2024 年第 2 期。